



末日



MG
I246.7
578

末 日

陸 剛 著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目 次

作者序言.....	1
回家以前.....	1
末日.....	15
妻底職業.....	33
夜未央.....	49

作者序言

這四篇小說是作者此次落魄歸來的一個小小紀念品。作者年來爲生活驅策得東南西北，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瞎闖，忙來忙去只爲了一張嘴！

今年上半年作者往來於滬寧道中，帽破襪穿，窮得幾乎要餓死在小客棧裏。幸虧得着若渠哥的函召，得有重回到故居的機會。同時不安定的生活也告了一個段落。

此處的四篇小說，也許不會得一部分的讀者所喜歡。因為作者是一個窮人，所寫的東西也不過是窮人的故事而已。此四篇中除“回家以前”及“妻底職業”兩篇是獨立性的以外，其餘“未日”與“夜未央”也可以說是姊妹篇。

我很希望以後不再寫窮人一類的故事，而得有充裕的時間來多讀幾本書藉。

一九二八，十一，廿日寫於太陽的窗下

回家以前

從C地回到家裏，將近兩個月了。記得在沒有動身的前一天，接連地收到父親由家裏寄來的三封信——兩封平信，一封快信。信上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是叫我趕快回家，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在那裏期待着我。次重要的事件，是清明節快要到了，不能就誤了祭掃的時期。

因此，我不能不在接到這樣緊急的信的第二天清晨預備一切動身的什物。

七點鐘起身的時候，我心裏就在盤算；
‘車票，一元八角，人力車，打算四角……紙
煙……家裏三個月沒有寄錢回去……’種種問
題。打開皮夾子來搜尋，除掉幾張名片，和
兩張類似符咒的當票以外，惟一的財產就是經
過腰斬以後用白紙黏糊起來的一元破鈔票。

我着實有點恐慌起來了！心裏想：‘拿這
張破鈔票去購買四等貧民苦工車的車位還不
夠……向朋友借？能夠夠得上借錢的資格的朋友
同一的陷在經濟窘迫之中，何況在O地更沒
有能夠夠得上這種資格的朋友呢？寫信到別處
去張羅？遠水不能救近火……’辦法愈想愈狹
隘，只在牛角尖裏打回旋。

‘會計先生那裏怎好再開口呢？做了一個
半月的工作，已經預支到將近三個月的薪金，

但是，除掉老着面皮再向會計先生開口以外，更無其他的方法可想了……好在父親的信內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件，是報告我有一個好的機會，並且這機會正在期待着我。較好的命運，未嘗不是從這裏開始！拼了再丟一次臉在會計先生之前，同他商量商量看，最末的一次辱罵也算不了什麼！或者有萬一的希望能夠達到目的，也未可知……’

預先在腦海裏製造了一篇近於詞諛又帶哀懇的言語，極力地忍耐着恥辱與憤怒，靜待那會計先生由外面回來。

原來我們的會計先生，與我們所長有特別的關係的，他是我們所長的兒女親家，——他的女兒是代替債務而償還給債權人的●

他府上是淮安人。在他那滿面蜂窩的鼻梁上面，架一副羅克式的眼鏡，幾根稀疎見肉的鬍子，時常從蜂窩的一部分孔中鑽了出來。——若是讓一個近視眼的人看見了，幾懷疑是幾只黃蜂用牠的尾刺在洞口示威！但是我們的會計先生爲愛漂亮起見，這幾根示威的尾刺，也時常被難在保安刀之下。

至於他對於職務的勤勞，恐怕可以做我們全所職員的模範。他除掉本身應當做的職務以外，還要兼理庶務與類似工役的工作——原來我們所裏是有兩個專聽使喚的工役，但是他並不因爲所裏已經有了工役而不兼理類似工役的工作。

他每天早晨比工役起來得特別早，也許是我們的會計先生爲尊重勞工神聖起見，把工役

們應當做的工作一部分已經做完了。譬如他每天出外到菜市上去買蔬菜，打油買醋……之類，其餘剩下來的事體如掃地，揩桌，燒茶，煮飯……等等較粗一點的工作，就讓工役們去分配負擔。

但是，工役們並不因為他這樣寬厚的待遇他們而感激，結果反得到一種暗底下的嘲笑與咒罵！在起初我聽到了這種難堪的消息，只替我們的會計先生憤怒，以為這一班無知識的蠢才太不識抬舉了！世界上那裏去找這種不顧身分而肯替僕役們分担勞苦的呢？

有一次我特為為這件事情去質問一個工役！這工役的回答却有一點滑稽的意味，他說：

“先生！你那裏知道？他是那樣細心

得令人作嘔！從所長的早餐一直留心到買水的小錢……”

會計先生終於從外面回來了。我在樓上聽見他在下面同一個工役的妻子在大聲談話，滿口‘拉塊’的聲音，令人發生一種無可奈何憎惡的心理。

他每次從外面回來，最高興談論的就是關於市面上物價的低昂。——這種談話的資料他特別感到一種無窮的興味。他常常總是拿自己購買的物件同市面上的物價相比，好，壞，便宜，內行……眉飛色舞地談着。——口沫飛濺在旁人的臉上，他好像沒有覺得一般，祇顧他一人盡興的絮叨着。當他指手劃腳的時候，他滿臉的蜂窩個個會從凹處膨脹了起

來，充滿了得意，驕傲，誇張，嘆息，老經驗……

“咳，如今什麼都吃不起了！這勞什子肉都賣上八百多錢一斤！在我年輕的時候，那時我還在藩台衙門裏當……”

由市價的問題而掙扯到背履歷了！……我想我要借錢，非趁着這個好機會不可，因為在他高興到極點的時候，或者可以大開特赦之門。

我慢慢地躊躇着，跨出房門，走到樓梯口邊，心裏不覺怦怦地跳動了起來，好像有一種恐怖的黑影在我面前搖幌，……頓時觸起了我以前的羞恥的記憶，忍受着棉裏藏針的辱罵，面紅耳赤地回到自己屋子裏去的情景，又驀然

映現在眼前！

這個時候，若是不下去向他哀求，別無他路可走了！並且會失去正當他高興的時候的機會。若是下去向他哀求，恐怕萬一他反起狗眼不認人又怎麼辦呢？

終於硬着頭皮跑下去了。

最不幸的是我們的會計的談話已告尾聲，當然，高興也隨着尾聲而完結……這未免叫我有點失望。

當我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好像沒有看見我一般。獨自拿起一把算盤來在那裏算賬。我不敢過分的去驚擾他，在他的面前狼狽地徘徊了幾次以後，就走出辦公室到大門口去站着，一會又從大門口悄悄地走進辦公室來，一會又由辦公室走到小便處，假粧出要小

便的樣子……無非是想做出一點特別的行動出來，使他注意到我。——這種延挨時間的方法，不啻是一種無形的酷刑，叫我感受到無上的苦痛！

這種方法使用了沒有好久，居然發生了効驗！他見我在他面前徘徊的次數太多了，好像已經知道了我的來意一般。從他那羅克式的眼鏡裏面，透露出兩道凶惡的視線，臉色立刻陰沈了下來，極其狡滑的朝我一看！我不由地打了一個寒噤，鼓着十二分的勇氣，走到他的面前，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音調極其低微而又帶點顫抖對他說道：

“W先生，早安！我……我有件事體同你商量。”

他把算盤往旁邊用力一推：

“除掉借錢以外，祇要我能夠做得到的，沒有不効勞的！”

“所要商量的，正是借錢的問題！”
我鼓着勇氣，驚訝地說着：

“T先生，不是我說句無味的閒話，你這個人也未免太無賴了！隔不上四五天就來借錢！我這裏又不是你個人的銀行，那裏有許多錢借給你？你難道沒有耳朵嗎？前天所長進省去解款，所裏所剩餘的祇夠支持這一個月的開支……哈哈哈哈哈！”

“.....”

“這次實在對不住你了！無論如何，一個錢也不能借！——事情沒有做一點，錢倒知道時常來拿，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

事！”

“請你格外原諒，W先生！我實在是因爲有特別的緣故，否則決不……祇這一次，下次再不會來麻煩你老人家了！好在……好在數目很少。”

我還極力忍耐着將爆發出來的憤怒，低聲下氣地說着。

結果，是由所中的一位同事出來，做好歹地替我解釋了半天。我們的會計先生因爲看見所中這位同事身上所穿的衣服至少要比我的好到十倍以上的緣故，然後才放心允許了我所要求的一半——二十塊大洋！

我能夠達到希望的一半，不能不感激這位同事了——雖然我的行李，什物，以及預備回

家的一些零星東西都被押留在所裏不准取回。

走出了所的大門，如同走出了當典一般的愉快，兩手空空，袋裏裝着五元一張的鈔票四張。走過香煙店的時候，索性把那自己本來餘剩下的一元破鈔票，買了兩罐 Good Chance 牌的香煙，——我想這一次回去，不得不討得一個美滿的預兆，以占卜未來的幸運。

乘人力車到車站，十點半的尋常快車已開過了。只好坐在車站的鐵沙發上靜候下班車子開到。

由 S 埠開來的特別快車，直到一點鐘才到 O 地。我夾在一大羣男女之間，擁上了三等客車，毫無感覺地坐了下來。——從那些專在車廂中鬻賣茶食的小販口中，因擦擠着不能通過他做生意的便利而罵出一些下流的言語出

來，彷彿是一種很熟悉的聲音，漸漸地升起沸騰……獨向我的耳朵裏鑽進，竟變成了我們的會計先生哈哈的笑聲達到最高度的時候一般！我渾身的血管與神經又不覺地戰慄了起來！

手裏拿着一塊麵包，眼望着車身蠕蠕地動了，我用拳頭痛擊着自己的腦殼，幽幽地道說：

“真太懦弱了嗎？在做人的世界裏！”

一九二八，五，廿一日改初稿

末 目

他並沒有想到今天的飲食要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

清晨的太陽把他的睡眠驅逐去了以後，他的腦海中立刻又浮起那座漂渺的寶塔來了。他把全部的生命都寄托在那迷幻的憧憬中，近於瘋狂地就想……於是美妙的世界，常常是展顯在他的眼前，從此他不憂愁袋裏沒有錢使，靴子在中途脫了線打着赤腳回去的恥辱更不會有了！每次到餐室去的時候，總有兩個以上的

僕歐在那裏張羅……“老爺，請舒適地用飯罷！”象牙筷與銀酒盃皆很整齊地安放在他的面前，墊着素綢綠花的檯毯，射着極其美麗光紋，銀製的碗盞上每個上面皆映着他的面貌，潔白，端正的輪廓，朝後梳的頭髮一絲不亂地貼在頭上，玫瑰色的領結如處女嫣然的微笑，在他的白硬領之下……於是。他感覺到無上的光榮，身價與名譽的崇高！凡是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男女，都來同他結交，時常坐着摩托卡來拜會他，他自己也忙於迎接之不暇，用着少年紳士應有的態度，禮節，談吐……來應酬他的朋友……於是他更被許多人推許為交際的明星了！而在社會上早被人稱為美人底歌女，名媛，大家閨秀等的信件，每天可以收到的，不下數千百封——其中關於對他表示求

婚的意思的，竟占百分之九十……他終日就是沉醉在這樣的幻想之中。他以為飢餓之神至多不過是縮短一個人的壽命，用牠的利爪尖牙來剝食一個人的肉體與精神。但是不能夠禁止一個人的幻想——那怕牠猖狂，誇大，驕傲得像奔放的野馬！虛幻的追求與物質的需要絕對是不能成為平行線的進展。

他張着初睡醒的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櫃子上的一些零星什物，一盒自來火，幾段已發着霉點的香煙尾，茶盃張着巨大的口好像期待天花板上有什麼掉下來一般！蠟燭頭，破了的信殼，一半露着淡墨的字跡一半浸在茶汁裏的信箋……牠們都死般的沉寂着，如同睡去了一般。他的視線投射在這些什物上，也希望在牠們的間隙中能夠有什麼發現！天呀，這有

什麼辦法呢？可以發誓說在這張檯子上尋不出一片麵包的皮來！他由這些什物上又發生一種怪想，他想這盒自來火的匣子能夠擴大起來變成一塊麵包，或那一段短燭頭是一堆白色的銀毫的時候……這是什物立時就在他的眼前變化，活躍了起來，剎那間幻出無窮的形態，好像些童話裏面的故事一般！他確是瘋狂了，瘋狂一般地就想着，無目的，無要求的就想！同時也可以說這種就想是無價值無意義的！他實在是想努力用幻想來忘却他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這種痛苦能夠比較害寒熱病以及上絞架還來得利害！他此刻不知道是自己在支配環境，還是環境在支配他自己。

幻想與饑餓的交戰，經過了許久的時間，太陽已升到天頂了，工廠裏中午的拉回聲爭鳴

了起來，他呆呆地坐在床上，兩隻手抱着膝，表示沒有一點主張。肚皮裏感覺到像有一把尖刀在剝割五臟一般地痛楚！使根根的神經與血管發着冷的凝結，火的緊張，由興奮的極度降低到麻痺的僵木！已失其效用的記憶告訴他自前天午後就沒有進一點飲食了！這時候他好像被一件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打擊了一下一般，驀然地呈顯出一種驚醒的狀態，立刻感覺到萬分的不安，焦躁，暴怒……失神的眼球張大而放射出可怕的兇光，唇皮顫抖着好像一個人自語……他是，他是完全被饑餓所宰制了。

他極其勉強地下了床，兩腿已喪失了撐持的能力！頹長的身體載着重笨的頭顱，不住的在空間搖動，他自己覺得身體的重量很輕，很渺小！渺小得幾乎消逝了自己的存在！而且房

子的牆壁，窗櫺，掛幅，一切……都在飛動，青的天空，黃的太陽，朱的油漆，白的粉墨……底各種色彩，打成一片雪亮的光閃射入他的眼簾，不住的波動，旋轉，他眼前所及的一切皆有些模糊了，由黃塵浩浩沙漠變成醉紅慘淡的燈影，……終於堆積成一塊漆黑的巨石飛壓下來，他想在這種極其恐怖的情況之下，多鼓一口呼吸的餘勇都不可能，立刻腿兒軟了下來，身子也跟着倒下，重笨的頭顱正碰在堅硬的床柱上……

＊ ＊ ＊

這樣不良的生活浸蝕了他生命的全部！有什麼方法能夠使他從窮困之中振拔起來呢？在這絕對無援救的世界裏。怨恨的嘆息落得四壁嘲笑的回聲，哭泣也不能得到誰個的安慰；

母親嗎？他的母親已不得再看見他已經長着鬍鬚底孩子的啼哭了！但他在這個時候未必不想有一個像母親似的人來安慰他一下。……都市的富豪騰起了喧囂的塵影，坐在摩托卡上的老爺太太們，在酒樓上在電扇風下的飲冰喝啤酒者，……他們如何也不會夢想到在這樣的世界中還有一個待死的餓殍存在着。

誰個去叩打他的門扉？我相信除掉死神以外更沒有誰！——雖然他的屋子是建築在這富豪的都市中的一個小的間隙，修道院式的普育堂裏。他因為不必花錢而被這個堂主——慈善者看中了。請他住了進去。因此他一天到晚就住在這個連一隻瓦雀都不會飛來的小屋子裏了。自清晨到黃昏，長伴着陰森的空气與碧色的燭光生活着，屋子的外面比聯着一座

雄沉的巨廳，廳的四面橫七豎八地放着許多白木的空棺，每只棺頭上編着大寫的號碼，赫然地漆光如同死神的批示一般，這施捨棺木的慈善機關一點也沒有和平，慈祥，仁愛的空氣！祇有蕭索，陰森，寡情，恐怖的影子到處流泛……要想努力地用幻想來驅去眼前的恐怖與痛苦嗎？這沒有邊際的不合邏輯的夢底憧憬，牠是隻荒唐的怪物，牠常常利用窮人的弱點來施展牠的魔性，一般怪可憐的窮人常常在無法可想的時候，不得不借重牠來安慰一下，甚至有些人因牠而變成一種有莫須有的希望……希望海市蜃樓能變成麵包或米飯。

經過了長久的暈絕，他從催眠似的狀態中醒轉了過來，運用着全身的力量在兩臂上，掙着把瘦弱的身子從地板上撐了起來，一隻手

扶着桌沿，一隻手用力地在腦額上搓揉着，剛才碰在床柱子上的一塊傷痕，隆然地突起在蒼白的額上，由青而變成紫色的瘤形了。

天呀，這有什麼辦法呢？屋子裏尋不出一片麵包的皮來！但他還好像沒有絕望似的尋搜，搬着軟弱的腿，帶着懷疑的態度走到屋角上，揭開那一個倒在地板上的灰塵與煤煙蒙滿的鐵鍋來，裏面除掉鍋底上一塊焦黃色的痕跡之外，什麼也沒有留贖——一粒米飯或一匙湯羹。這時他不由得不自萬一的希望中而變成絕對的失望了！

他想到以前當衣服賣書籍的情形了。一件呢大氅可以值到五元以上的代價，幾本易卜生的戲曲也可以換到支持一星期的糧食，……但是，現在除掉床桌，和自己身上穿的短衫褲以

外，什麼都沒有，甚至連最後的一張單長衫的當票都賣掉了！雖然地板上也可以睡眠，桌子更不必需用，但是床與桌都是屬於普育堂裏面的所有權，而不在施捨之列的，能夠有什麼法子把這兩件重笨的東西拿出去賣呢？恐怕走出了大門就是犯罪的證據吧！他又想到在沒有失業以前的生活，那時還以為枯燥機械，無生氣，在一個小學校裏同一個朋友代課，每月可以獲得二十個銀幣的生活費，同現在比較起來不是天堂與地獄差別了！他又想起從前在一個公司裏當寫字匠的時候，每天十小時的工作，每月更可以拿到五十個銀幣以上的生活費。他悔恨那時不該那樣地揮霍闊綽，去孝敬一位年輕的蕩婦……以至把兩年來很辛苦的積蓄，全部都花費在她一個人身上，並且還得了一種

不名譽的惡病，結果是讓公司裏辭歇……自從失業以後，生活就一天一天的惡劣下去。•

無論是什麼地方，什麼位置，祇要是不用勞力的事情，總沒有他可以插足而進的地位。他想盡了種種方法，祇要腦力能夠想得到的，偷巧的，欺騙的，卑下的，污穢的……逢那種人物，就施展那種適合的伎倆來對付的計劃，但結果總是失敗！理想的成功便變成了泡影的消亡！他近年來徘徊在這種蠅營狗苟的生活中，灰心失望的刺激，沒有方法能夠叫他從艱苦中振拔起來！重新洗刷向上的精神，並且格外增加了他對於謀生的法術的老練的經驗，脅肩諂笑，俯首帖耳的種種怪狀，……但運命總差使他沒有達到目的的可能，因此，他懷疑了，懷疑他自己的太虛空，不實在，沒有專門的學術

來獲得他的地位與金錢。他看見許多朋友，或和他無關係的人，都能夠在某一個機關裏或某一個公司中進進出出，臉上皆浮着生活充裕的春意，是那樣驕傲地走過他的面前，他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這個時候，他不能不咒咀以前的行為的錯誤……懶惰，偷巧，狡黠，滑稽，醜惡……底趣劇，好像爲噩夢所顛倒的傀儡一般！因此他立刻發現了自己的羞恥，侮辱！同時也發現了現代社會中的羞恥，侮辱，更可以說是發現了全人類的羞恥，侮辱……因此他對於現實生活一種厭倦，矚視，尤其是他對於人類設下了寬廣的界線，仇恨與報復的心理……

自殺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不知道萌發過幾次數，但總是被自己薄弱的意志所制止住

了。“爲着不能生存而自殺是多麼難堪的事，那更要被旁人拿來作爲談笑的資料！”有時他也這樣想：“被生活壓迫而死是應該的！還不失作一位同現代社會的環境奮鬥到底的英雄！爲逃避物質的痛苦起見而自殺，便是一個低能的懦夫……”有時候他煩惱憤怒到極點了！用拳頭痛擊自己的頭，或是拿着些書籍亂拋，弄得滿房像蝴蝶似的飛舞……有時候裁紙刀也握在手裏了，很想朝着自己的咽喉上一截，血的恐怖與死的怪狀能夠使他的刀從手裏落了下來！有時候，他也想到種種的自殺的方法，溺水，自縊，服過量的安眠劑，或生的鴉片……比較可以舒適地死去的方法……生底執着到底戰勝了死的祈求，在他的人生觀中終久祇有苟安，偷生等狹隘的字眼。

※ ※ ※

現在的情況正合他從前所寫下的詩句……

“沒有飯喫的人，起來！

慢性的自殺，是苟安，偷生……”

黃昏好像表示人類的末日將要降臨，把世界浸入到陰霾沉沉的無涯之中。人間一切的罪惡，悲哀，苦痛，……皆壓積在重層的夜的深淵裏，他幽淒的靈魂在深淵之底發出呼援的呻吟！一聲聲一聲聲和着禮拜堂夜禱的晚鐘悠遠而低微了下去……

月亮照進了他的窗櫺，照見他橫臥在地板上的軀體，白色沾着汗污的衫褲更塗滿了地上的灰塵，他蠕蠕地蠢動着，輾轉着，從唇中透出低微的呻吟。他的臉部側向着外面，蜷曲的長髮紛披了一臉，自他的髮隙中露出一張青

白得怪可怕的尖的面孔來，——自額的兩端到下顎的一端，瘦得成了一個三角的等邊形，眼皮緊緊地瞞合，被月影拖長的睫毛還不住的顫動……這時候若是沒有幾聲低微的呻吟在這間屋子裏流動，人家幾乎疑他是從曠野中才抬來的屍體。

大約是飢火燒炙到極度的嚙語，低微到不可分辨，自他的呻吟中現露了出來：“……僕歐，拿一碟加厘雞來，或牛排也行！……螃蟹麵似乎不大新鮮……多麼可口啊！……拿銅板去買……肚子怎麼辦呢？……三天……人類的羞恥……媽媽，我要喫！……”一個極可惡的印象最後從他的腦海中閃過，他的眼睛突然強大了起來，滿布着血絲的眼球也跟着凸起！他好像看見仇人似的憤怒的狀態，兩手也不由地

由微彎而握成很緊的拳頭！他憶起上星期的事情了！爲着尋找一個朋友借錢，到處沒有尋到，恰巧在一條鬧熱的街上遇見了，他看他的朋友坐在一輛藍漆的包車上口裏嚼着雪茄，如飛地向他身邊拉過，他拚命的呼喊，呼喊那乘車子停止，以及那坐在車上的朋友底名字！他的朋友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車子依舊如飛的進行着，……於是他有點恐慌了，倉皇地拔起腿來追趕，不上十幾步的樣子，一個不留神，被一塊石子絆跌了一交！同時他腳上的那隻破靴子的底與面子宣告了脫離！引起了滿街的行人哄然的狂笑！他那時不得不紅着面孔，拐着那隻千瘡百孔的破襪子走了回去……他由憤怒的頂點，迸出了噉然如鬼叫的痛哭！眼淚和着呻吟的單調擴大上去，驚破了靜夜的沉寂，

月亮的光移近了他的身體，加上一層霜似的臉
衣。……

現在的情況正合着他從前所寫下的詩句：

‘沒有飯喫的人，起來！

慢性的自殺，是苟安，偷生……’

一九二八，五，念七日下午初稿

妻底職業

昨夜在黃紗色的油燈下，飲飽了白玫瑰酒。是酸心的悲哀，是歡情的燕飲？在我半癡半狂的狀態中，我一點也不知道。……祇有她瘦弱的黑影，印在綠花紙的壁上，分外可憐，我覺得我的罪惡更加深了一層！我不敢抬眼去看她同我和對飲的姿態，我儘管低着頭時時刻刻地舉我的玻璃盃，直到我的頭腦與舌都麻痺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睡到床上來的，什麼時

候入睡的？昨夜的油燈還留下一點殘紅的火焰，窗上早變成魚白色了。檯子上有狼藉的酒痕，花生殼，瓜子皮，及一切殘賸的食物……更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出去的，水紅綢的手帕，却遺在我枕邊，上面有濕淋淋地一塊，是她的啼痕還是我的淚雨，誰個能夠分辨！我把這塊手帕按在鼻子上，痛嗅了一陣，止不住熱情的淚濤又激漲起來，在手帕的色香中，我深深地感到人生的苦味了！她，可憐的羔羊！曾用她在舞場中媒介了千萬雙男性的眼睛向她調情，曾借她的色相去拂拭過富紳公子的外套，曾拿牠的香味去媚倒過每個色情狂的靈魂……我應當替她向世界上的人類驕傲，還是應當向自己的良心上面求恕？是我的罪過，是她的罪過？只有造物者知道！我假使知道羞恥是覺悟

的先兆，也不應當說懺悔的該是誰了。

她，可憐的羔羊，太可憐了！有時候，我不能不吻她一次或擁抱在懷裏流淚好久，當她從外面幽靈似的走進來的時候。我確實是很愛她，我對於她的愛情只有增加沒有低減，她，可憐的羔羊，愛我也正同我愛她一樣！她從來沒有同我吵鬧過一次，或鄙視我卑劣的行爲與頻繁的要求……但是，有時候我不能不憎惡她，咒咀她的行爲錯誤，人格破產……毆打她比一匹畜牲還不如！不論是木棍或磁盃，祇要在怒炎高昇的時候，立時可以變成手中的武器，不論是肌肉是頭髮，祇要能夠觸着我的手指或武器的時候，至少會有青腫或流血的慘象呈現出來……像這樣的情形在一個月裏面，至少會有二次或三次發生——我確實是成了家庭

的暴君了！她，可憐的羔羊，是太可憐了！她一點也不知道反抗，或向我分辯幾句，——假使她當那個時候，能夠這樣質問一句：

“你到底是爲着什麼這樣同我嘔氣？

……”

我將矇目不知所答對她的虐待或者可以減少一點也未可知，但是她太良善了，她不單不這樣問，並且還請求我饒恕她，饒恕她一切的過失……

“她究竟有什麼過失呢？”

我也曾這樣反問過自己，結果，是我屈伏在懊悔與悲哀之中，我流淚狂哭，兩拳擊打着胸膛，雙足在地板上亂跳，像一個失去了母親的孩子一般！像一個瘋狂了的人一般！她，可憐的羔羊，在這種情況之下，倒反負着她帶血

的創傷來安慰我，她的面孔在這個時候，會愈加蒼白，惶恐，焦急……弄到最後，兩個人相抱着號啕大哭，由儘情的放聲到咽哽的飲泣……我顫動着犯罪的手指去摸撫她受創的傷痕，低下頭來用舌頭去舐盡她由臂膀上流下來的血滴，……她更把我緊緊地摟着，把全臉埋在我敞開衣襟的胸膛裏，兩肩不住的抽搐，火熱的眼淚由我的乳旁流到肚皮上，浸透了褲腰的周圍，

“何苦呢？爲着我這樣嘔氣！小心氣壞了身體！”

她從我的胸膛上發出了一聲這樣可憐的聲音，淚水又像泉湧似的冒了出來，熱灼着我的肌肉，燒灼着我的靈魂！……

“我可憐的小羔羊，你要格外地饒恕

我！我是被世人不齒的暴徒！是卑污醜陋一般的貪慾者！是強盜一般的心術！是蛇蠍一般的毒狠！我無論如何也不配做你的丈夫！——那怕就替你繫鞋帶也夠不上！呵呵！我可憐的小羊羔！你是青泥裏的蓮花，你是淨罪後的聖者！我要永遠跪在你的面前向你懺悔，向你求恕……”

她用一隻手來遮住我的嘴，不准我再說下去！……這樣經過了三四點鐘的光景，由互相陪體互相憐惜以後。這場無可奈何的悲劇才算告了一個結束。然而因此，她，可憐的羔羊，就有四五天不能出去作工了！甚至，日常的生活會成爲問題！

當這個時候，尤其是我的精神生活上感受着最大苦痛的時候！整天皆浸沉在嘆息，流

淚，懊悔，……的狀態中……觸目驚心的是看見舊的綳布從她的手臂上脫了下來，又換上雪白而殷紅的新的綳布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罪惡更加深了一層！

※ ※ ※

她，可憐的羔羊，同我共同生活還不上五年，在這五年之中，有甜蜜的時期，有分離的時期，更有苦惱的時期，要是信賴命運的話，可以說是佳侶，也可以說是怨耦……我們度過極其奢侈的生活，也度過貧苦不堪的日子！但是，她，可憐的羔羊，從沒有說過一句甘苦的埋怨！自從我兩年來的失業，造成了今日這樣悲慘的結局——男子躲在房子裏燒飯，女的跑到咖啡店裏去充當侍女，……

當她每天工作完了回來的時候，手腕上搭

着被葡萄酒污了的圍裙。我立刻發現了我自己的莫大的恥辱，我以爲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在欺侮我，蹂躪我！我再也沒有顏面沒有勇氣沒有資格同一羣所謂‘人’的在一起走，在一起談話了，因爲我是被世人所不齒的弱者，把妻子當做奴隸賣給人家去作消遣品的，……爲着要維持大家的生活起見，不得不叫自己的妻子去稱呼別人做老爺太太！但是，做丈夫的是不應這樣的！雖然一個人不能擔負他的妻子的生活，至少總不至於叫妻子去弄錢來養活她的丈夫……這無論是內心的責備或是旁人的嘲笑，我都應該無分辯餘地的赧顏領受。

她每天工作完了回家的時候，臉上大半帶着些淺笑，從她的口袋裏拿出這一天的工資與小費來盤算。花花綠綠的票子，或大小銀

幣，銅子堆滿桌子的一小部分。我爲着要保持着做丈夫的應有的尊嚴起見，不好向她伸手討錢，故意從桌上隨便拿起一冊書來翻看，或者竟倒在床上佯裝着要睡眠……但是，良善的她，是一個聰明而長於體貼的女性，往往在這樣的時候，會把她整天勞苦所獲得的代價，大部分供獻給我！我也就樂于接受，一種說不出來的慚愧與辱恥，會從心頭驀然地浮了上來，算是一種對於她的酬報——日子長久下來以後，這種抽象的酬報也漸漸地消滅了，但是，她的貢獻仍然依舊。

她漸漸地對於修飾上考究起來了，化裝的常識也讓她學到了不少！她同我談起那家公司的口紅最好，那家公司的眉黛最壞，裙邊上應當用什麼圖案才時髦，衣領的縫口應當開在那

邊才美麗……我見她打扮得像妖妓似的服裝，在房裏走來走去，心裏早已就有些不快樂！我想她近來一定有什麼軌外的行動了！她天天收入的是這樣豐富！對於裝飾方面又這樣精緻！即或她的貞操還沒有失去，她的精神方面早被一般的男性強姦完了！我與她之間，已隔下一層很厚的惡霧，不能再引起我對她的同情之萬一來！

但是，她並沒有察覺到我對於她的疑慮一天深似一天，她還是每天回來以後照例地送些錢給我用，當她低聲輕語向我訴說她一日工作的情形時候，我又覺得她，可憐的羔羊，太可憐了！她說，店經理看見她工作的殷勤以及招待顧客的周到，不久將升她到跳舞廳裏充高級的伴舞隊，那裏的薪金是按月結算的，比較在咖

啡館裏要好幾陪了，祇要立下一個合同就立刻可以成功。她又說她將積貯下兩星期的工資來製一套漂亮點的舞衣，買一雙巴黎最新式的舞鞋……問我同意不同意？她又說她不久將替我覓得相當的職業，因為她新近認識一個在公司裏充買辦的顧客，……我一面聽着，一面觀察她所有的表情，彷彿還沒有失掉黃金時代的天真一般！她那雙眼睛裏所發射出來的潔光，叫我不得不去親吻她的面頰……我對於她以往的一種下劣的懷疑要怎樣打消得絲毫沒有才好？

“我的羔羊！你沒有欺騙我嗎？”

“這是什麼話呢？我可不懂！”

“年輕的，漂亮的，有錢的……比我這窮光蛋至少要好些！”

“你快不要這樣說，……除非我死了

你才知道我的心！”她垂淚了，兩臂挽着我肩。

“命運不知道要把我們兩人造成到什麼地步才好……”

“我又何嘗樂於幹這種生活呢？”

“實在我們從前的生活太奢侈，太浪漫了！……不然能夠有點餘剩到現在也不至於如此”

“.....”

“.....”

“.....”

有時候，我也同她一起到舞場裏去，在我的心裏會有一種奇妙的感覺發生，彷彿我同她是在度着三年前的貴族式的生活一般！在燈燭輝煌之中，飄着霓裳羽衣的舞女，個個都向我

注目，或嫣然一笑！我看看她特為替我定製的一套時下流行的西服，着在身上與別個少年也沒有什麼高下的分別！我也把面孔修飾得很整齊很潔白，髮上塗着的Stacomb 暗暗地流着香味，……我也同一羣舞女中的每個都跳舞過，有時候輪到了她，更加愉快一點！——對於跳舞我們是曾經作過長時間的研究，我們除掉普通交際舞以外，更能跳一切在時下各舞場中所不經見的跳舞……她們和他們皆很驚異，以為在這不夜宮裏面是很少看見的，於是，我們很驕傲地跳着，並且還歌着長夜樂的歌曲。甚至能夠把全舞場的空氣轉換過來。

但是，最使我不快樂的，就是她同別個男人跳舞的時候！我的眼睛比雄貓在黑暗中守候老鼠的目光還來得利害！我看見她的臂膀被別

個男子緊緊地握住，她的腰肢在別個男子的手腕中娜孃的時候我不由得會暴怒得髮豎目赤！根根的神筋都會戰慄起來！我恨不得在這個時候褲袋能有一枝手鎗，把全舞場的人都打死得乾乾淨淨！尤其是該把她的屍體分裂成碎片，呼喚街上的惡狗來吃掉！…但是，我只能夠看見自己妻子在被別人在玩弄，我的復讎的意念只能深葬在我的無名的怒火之中！理智在最高處命令我，不能夠叫我跑到這一羣狗男女的隊伍中去恣意漫罵，恣意毆鬪！或竟打自己的妻一下嘴吧！我只好徬徨不安，手足無措地從舞場上退了出來，像一個自沙場上戰敗的戰士一般。

悲慘的命運便這樣開始了！我一個人在空洞的屋子裏拍案大罵，或把地板跳得震天價

嚮，兇惡得像一隻山狼一般！專等着她，可憐的羔羊！從舞場裏興盡歸來，好一口咬下她一塊鮮血淋漓的肉來吞食！

“你到底爲着什麼這樣同我嘔氣？”

“.....”

我們的生活便永遠這樣過活了下去，永遠在愛愛恨恨的衝突中掙扎着，造物者賜與我們的是矛盾，我們不得不執自己的武器去向人生的大屠場上犧牲.....

每次悲劇在未結束以前，我們必定要互相陪罪，互相憐惜着好久！或者斟上酒來作我們重新和好的紀念。我們舉着盃慶祝我們更生的生命！眼淚却相對着交流！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睡到上床來的，什麼時候入睡的？昨夜在黃紗色的油燈下，一切酸心

情景皆變成了殘象的回憶。

她，可憐的羔羊是什麼時候出去的我更不知道。

一九二八，六，二十八日于梅雨蛙聲的窗下

夜 未 央

是晚間八點多鐘的光景。天空上已幽暗得像不能見底的蚊窟一般！星和月都藏躲在灰鼠的雲層裏，因此在街路上行走的時候，對面差不多看不見行人與車馬的陰影。

他從親戚家裏踉蹌跟着脚步走了出來，躡雜在幾個寥落的行人的履聲中，望前魯莽地直闖過去，幾乎撞了一個賣湯糰的担子上！意外的一驚，使他移動的脚步驟然收住，彷彿是劇烈的地震，要叫他傾跌一般！

他狠懊悔剛才不該多貪一點歡樂，強性的

白酒飲下足足有一瓶有餘。

風無蹤影的從他的衣領，袖口，裾隙間流過。他時刻把雙肩聳起，兩腕互籠在袖口裏，極力排除這外界侵入的寒氣，但是，結果反使他渾身會戰慄起來。

屢次想再加快他的步伐向前走去。預備狠迅速地離開這條狹隘的黑街……因此，他脚步的移動變得狠參差，不規則的搖擺着，好像一件失了重心的物體在空氣中搖擺着一般。又好像盲人失去了引導的人而走到極其污穢的垃圾上去，那裏滿堆着人糞，破布，爛紙，女人的尖鞋，腐臭的貓屍……之類，甚至有一筐死水陳列在他的面前，他也會毫無感覺地踏了下去……

好容易摸索着走出了這條狹隘的黑街。

全憑着筋肉的記憶使他認識道路的方向。渺茫而空洞的黑街走盡了一條又有一條，繼續地展現在他的眼前。他心裏非常地焦燥，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回到他的寓所，狠舒適地休息一下才好。

他開始覺得頭腦裏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似乎有千斤鐵質的球塊壓着的一般沉重而脹痛起來。他用手自帽沿底下撫着火熱的頭腦，額角旁邊的神經，跳動的速度，使他暗暗地喫了一驚！

有時候他從街角上折轉了過去，愁紅而近於碧色的街燈，映着他亂髮蓬鬆的面孔，醜醉的狂態與可怕的蒼白，幻成了一個野獸的魔形。

轉彎摸角地在黑暗中呆了許久，驀然地有一股十分強烈的光波射進了他的眼睛，以致於使他的眼皮狠迅速的閉上，不能立刻就睜開。

等他完全退出了黑暗的境界的時候，眼前的一切都與剛才所經歷的異樣！白熱的瓦斯高懸在每家商店的門首，每個行人的臉上皆被這繁華的都市的夜景髹上一層淡蠟的光采。孩子們帶着愉快的聲音歡呼，跑着跳着夾雜在繁響不已的車鈴聲裏，時髦的青年坐在摩托車中，穿着薄毛織的夜服去赴 Night Club 的跳舞，人叢間時刻閃出一兩個畫眉塗脂的妖豔的女人用着音樂似的聲音來招呼她們的同伴……一切的線條的波動與夢意的喧囂佔有這荒涼的古城底一角！

他挨着商店的一邊石板上慢慢地踱着。

他才由黑暗而帶有恐怖性的偏僻的街上驟然地走進這華麗無匹的商業區中，好像得到一種無上的安慰一般。這個時候他反把急於要回家的心思絕緩了。

他走過一個巨大的玻璃窗間，被一些華麗的時髦的物品吸引住了。他看見一牀駝黃色的毛毯之上，托着一襲價值七十四元的秋季外套，他狠羨慕那種顏色很適合於自己的愛好，情不自禁的舉起手來想去撫摸一下，但那一層狠厚的玻璃好像拒絕了他的同情一般，沒有叫他能夠把手探索進去的餘地，結果反把自己的手指碰得疼痛起來。他趕快地把手縮了轉來，滿臉飛紅的狠惶恐的向四週一望，狠擔心剛才的舉動會被別人瞧了去當爲一個笑柄，幸

虧當那個時候，從他身邊走過去的人並沒有一個注意到他的。

他很快的就離開了那個牕口，帶着羞澀的狀態，暗暗地咒咀着自己。無意的悵望着街心裏熙熙攘攘的人羣，忽然對街的房子裏面，有一個穿着花衣的小女孩，向着他迷迷地癡笑着，他心裏一虛，以為剛才那種下意識的舉動，一定被這小女孩窺破了。低着頭裝出沒有看見她的樣子，很快地向人叢中遁去。夾在一羣人的中間，掉轉頭來再向那所房子裏偷瞧了一眼，他的心裏不覺地突突地跳了起來，臉上幾乎嚇得變了顏色，把剛才從親戚家裏出來的醉意也嚇退了一半！因為那房子裏的小女孩仍然目不轉睛的向着他笑着，沒有改變她原來的姿式。並且她這種笑容似乎由迷迷地

遊戲的態度漸漸變成輕蔑的譏嘲的色彩了。

他從萬分的驚嚇中忽然懷疑起來：‘爲什麼這個小女孩這樣的關心着我？縱或我那種下意識的舉動被她窺破了，也不至于把這件事體看得如此重要，如同一位偵探追尾一個小偷似的行蹤一般！何況在她這小小的年歲怎樣會知道這樣詳細，周備……？’他不住的胡思亂想着一面茫無目的的向前行去。已經走到這條路的盡頭，前面就是十字街口了。在人羣的涵湧中他佇立了半天，驟然又堅毅地掉轉身子倒回來走，從街的這邊橫越過的街的那邊，好像不放心那個小女孩的關心似的，因爲他還要去探試這一件事情到底成爲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沒有許久的時間，已經把一切都明白了！

他不覺的自已暗暗好笑起來。他狠奇怪他自己在今夜爲什麼會糊塗到這種地步？——會把一個拍賣減價貨物的蠟偶人的廣告當作一位監視他自己的行動的小偵探起來！

他想走進這家拍賣減價貨物的商店裏，揀一兩件時髦一點的紅綢馬甲送給他可憐的小妹妹。但是當他把手一伸進衣袋裏知道祇賸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的時候，立刻又把這種妄念打消。

在這燈火羅列的不夜的街上，他茫無目的的逡巡着，徘徊着……慢緩的微步使他漸漸地感到腿膝的疲勞與酸軟。

從街的南角讓他發現一家下等的茶室。他立刻毫不思索的走了進去。

一間古式的大廳上，縱橫的安放了幾張粗木的桌子與櫈子。每張桌子上差不多都有人佔據着。他從昏濛似橙黃色的霧狀的電燈去尋找到一個空位把帽子很不注意的向桌上一丟，幽幽地嘆息一下，就坐了下來。這張桌子，除掉他剛來以外，還有一個戴極舊式的玳瑁邊眼鏡的老人，和一個穿高領黑布馬褂頭上的短髮長得像一個‘W’形的瘦子，兩個人擠坐在桌子的一角，頭碰頭的談着，老者的兩手時刻做出各種的型式，瘦子時刻用眼睛翻起向廳裏的茶客巡視一周，好像他們所談的是非常之祕密惟恐被旁人聽去了一般！他打量着這兩個人的狀態，彷彿是販古董的小商人之流。

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茶房，走到他的面前，從肩上把那一條油膩得有氣味的抹布，在

他的桌面上隨便的抹了一下，——其實這桌面上的油垢緊粘在斑斕的紅漆上簡直可以黏住飛蠅的翅膀與茶客的袖頭——同時便問他要青茶還是要紅茶。

他一面喝着苦澀的紅茶，一面在賞鑑這茶室裏面的形狀，他如同一個無賴的流氓似的取一枝香烟斜掛在嘴角上。沉悶而帶濕意的水霧中，時刻浮動着模糊的人影。茶房提着烟迹塗滿的大鐵壺，舉得很高的向茶碗裏沖下，白烟似的水霧立刻又加厚了在這廣大的空間，甚至把這一些浮動的人影遮沒。茶客中有的在發着喘哮地嗆咳，粗老而顫抖的聲音如同在深谷裏一般。有的在發着疲倦的伸欠，有的在低吟着莫名其妙的小曲……亂雜的談話與火爐上的沸水同時的在騰躍……他好像很習慣這種

生活似的，依然很安適的坐在那裏喝茶，並不因為這眼前的一切騷擾而引起他的不耐煩起來。

忽然他感覺到有一股奇臭流散在他的四圍。他向着對面兩個人作出一種卑鄙的表情，同時坐在他對面兩個人早已停止了談話，也好像用一種極其難堪的眼光注意到他。他得到這種侮慢的回報差不多要發起怒來。但不到一刻工夫，他陡然由憤怒而變成極端的屈伏了。他開始發現了他自己的舊皮鞋上有一大塊黃色的人糞黏在上面，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踏着的？他在這個時候，實在難為情到極點了！一句話也不敢說，更不敢公然在大眾之前用廢紙把糞從鞋上揩去，否則，他理想着他的恥辱會比此刻更加重一層。他知道自己沒有

這種權利再在此處逗留了，雖然是一個狠下等的茶室。他趕忙把茶賬會了，低着頭很快的走了出來，當他離開了茶桌還不到二丈遠的時候，彷彿聽見那個‘W’形的短髮的瘦子在低低地辱罵他：

“‘這個下流的痞棍底種子！從他娘胎裏帶出來的腌臢，跑到此地來現世！……’”

他像狂人似的跑出了茶室，兩手抱着頭，腦門中一陣酸楚直通到鼻管神經，哭也哭不出來的難過。他想他今夜的遭際是如此的惡劣，街上每個行人都好像在戲弄他一般！

在僻靜的地方他尋到一個公用的水井。從袋裏取出一塊廢紙來把鞋頭的糞塊揩去了以後，又用手帕蘸着井旁的淘米水把鞋子重新洗了一次。這時他的心裏，好像沒有剛才那般

緊張 | 比較狠舒適的嘆了一口氣，又紆緩地踱到了街頭。

無情的雨點已從那幽黑得如同蚊窟的天空墜落下來。他狠焦急的在尋找他的歸路，行人有的預備着雨具的皆開始撐起了傘在行走，黃包車夫也披了上綠色的雨衫，一個一個的拉起他車中的幸福者在飛跑。他也很想雇一輛車子回去，這種雇車的權利在他的口袋中是足足有餘的。不過他沒這種勇氣去喚一聲‘‘車子！’’因為那一些全靠脚喫飯的勞動者，皆蝟集在每家酒樓和每家大旅館的門前，很少有簡直可以說是沒有一個會跑向前來問一個蹣跚在街邊的落魄者要不要車子。因為他們的理想中能夠雇得起車子的客人決不是像他這一類

的人物。——他是成爲被普羅列塔利亞的人們所瞧不起的可憐者了。

雨點由細微而變成粗大，打在他的帽子上面，狠沉重的嚮着。夾衫的兩肩已經濕了一大塊了。他東張西望，想尋覓一個可以適當避雨的地方，暫時躲避一下而不可能。

街上的行人已逐漸的減少下去。除掉還有幾乘已經有了雇客的人力車時時飛滾着過去以外，華麗的商店與各家茶樓酒館也逐漸的要打烊了。他從濃混的雨點中藉着電燈的光波向對街郵政局的大鐘上看去。短的分針已到一點半了。他不由地惶恐起來，想到他今夜在街上勾留了這樣長久，家裏的人在焦急的盼望，歸途又遙遙地還有五里多的黑暗的道路……的時候，竟癡癡地站在那裏發呆，忘記此刻是

站深夜的冷雨中徘徊……

最後的主張，他只有今夜暫時在旅館裏棲身了。他想到上次在拘留所裏的苦痛，今夜不得不忍痛把明天要喫飯的錢預支了出來送給別的人去。

當他走進了一家很醜陋的旅館裏的時候，歪着尖頂帽的茶房，好像不相信他是來住旅館似的。惡狠狠地向着他問道：

“找誰的？這樣瞎闖！找人你不看水牌嗎？幾號房間，姓誰？”

他看見茶房這副極其難堪的面孔。心裏着實有點嘔氣。但又不敢十分的得罪他，因為他想假使同他吵鬧了起來，結果也許會不把房子租給他住。現在在這革命時代，旅館的

生意不比從前，這樣一兩個客人他們是不稀奇，與他們的營業上絲毫不生影響的。

“對不住！我不是要來找誰，是來開一個房間的……請問此地三等的房間還有空的沒有？”

他用一種和婉的回答去應付他那強硬的發問，居然把那一位茶房太爺催眠住了，再經過了一番詳細的打量，覺得他身上雖然穿得有些破碎，似乎不致於連三等房間都住不起的樣子，最後就把他引到西面的一間小房間裏，把電燈紐亮起來。他喪沮着面孔，如同囚犯走進了囚牢一般的難過！

在燈下他把已經濕透了的夾衫脫了下來，掛在牀柱子上。用微溫的水措了一會臉。茶房泡了一壺茶進來。他順便把今夜的房金

交了給他了。免得再惹些無味的煩惱。

房間的陳設極簡單，除了一張牀以外，靠窗放着一張小方台，兩隻圓椅。東面一張沒有鏡子的面湯台，牆壁上一點裝飾也沒有，距離地板二三尺的光景，粉壁上滿佈着霉濕的斑點，靠牀的牆角不知道誰人用鉛筆寫些什麼，祇模糊地看見：‘‘十八晚…… 籬蘭花…… 住夜…… 付五元……’’之類的小字，更奇怪的是在字的旁邊又畫上一只好像是人的眼睛似的東西，直豎着在那裏，從眼睛的兩旁又添上兩隻張開的大腿……他不覺得從憂鬱中笑了起來。

雨聲在窗外淅淅瀝瀝地落着不止。他獨坐在這間寂寞而森冷的小屋子裏。想起今晚這一剎那的生命，又將掙扎着逝去的時候，不禁流下了兩顆灼熱的眼淚！他想起他今天一天

逃避在親戚家裏而忘情痛飲的原因，沉醉以後在街上茶房室裏所受的侮辱，以及剛才受旅館茶房的白眼的情形……一一地從腦幕上映起，使他眼淚如斷線的珠子往下拋落。他又想起家裏白髮蒼蒼的老父與天真爛漫的弱妹正在紅着倦眼期待他歸來的情景，不覺要失聲痛哭起來！他極力忍耐着欲噴放的悲聲，倒向床上去，擁着那一條骯髒得可怕的棉被，嗚嗚地流着眼淚……‘天呀！這茫茫無盡的黑夜，這冷雨敲窗的旅邸，誰個旅邸中有一個飲淚偷生的弱者，向着他自己的殘酷的靈魂訴苦！……我并不埋怨時代把我擯棄在泥塗，命運的把我置向絕望的希望中。我更不歸咎於現代的社會把我壓積在最重的鐵輪下，向慕生的途人崩首乞憐……我祇怪自己在殘酷自己！靈魂時刻

鞭策我自己的肉體，像一匹驢子一般，向人肉的市場上飛跑！天呀！那人肉市場中在受宰殺的肉體已經擁擠不下了。手裏正操着屠刀向每個顫動的生命劈去的屠戶，那裏會高興去眷顧這一個渺乎其微的我呢？我不能不在這註定的命運中狠惶恐的退下，失望的看着別的在受宰殺的肉體，那一片痛快而帶淒厲的叫囂……我時時刻刻受自己一種無形的虐待，甚至被威嚇得欲生不能欲死不可的窘狀！啊啊！世界上苦到不能夠以每種方式來表示的不幸者與下等動物啊！恐怕你們至少來憐恤他都要比我佔勝一籌吧……”

殘夜是把他帶進到另一個世界中去了。

他恍惚走進了一個廣大而華麗的劇場，看見劇台上正在表演一幕極沈痛的悲劇，——

位騎士舉着一柄鋒利無匹的寶劍向一個正要跳下懸崖去的敗績者照準背後一劍砍去，那個被砍者立刻像風砍枯葉似的滾到深不見底的崖下去了！騎士撐着劍發出一聲森冷如鴟鵂的猶笑，在他或許是一種得勝的表情，接着台下的觀眾一陣如雷的拍掌，把他捲入昏迷的漩渦之中……第二幕沒有停許久的時間，又在開演，這一幕的開始，是那個倒入懸崖去的受傷者，在崖間還沒有斷命的情形，額角已經碎裂，有白色的腦髓夾在鮮紅的血中湧出，一隻被劍砍的臂膀，只黏住一點狼少的皮肉，已經不能動彈了，祇有一陣極細微的呻吟從血泊中時時透出。觀眾都給這可怕的表情催眠住，很少有發出議論的聲音。忽然從幕後的轉角處走出一隻粗毛瘦肉的山狼出來，這隻山狼的

來歷，他曾在一個觀衆的手中一張說明書上讀到，是爲追逐一隻野兔而誤墮在這崖下的已經有三四天了。但是牠似乎並沒像受傷者那樣痛苦痛的樣子。他只看見這隻山狼滿目放射出飢餓的凶光，伏蹲着身體走近這受傷者的身邊，用舌尖舐吸他腦中流瀉出來的腦髓，漸漸地舐進他的腦骨裏面去了。那個受傷者痛極了慘叫一聲，抬起他穿着馬靴的右腿，向山狼的腹部猛踢一脚過去，山狼正在貪婪地吸着腦髓，沒有知道這個人的生命還有一絲存在。這一腳踢得山狼足足有半丈多高，把山狼的獸性引發，在台上張牙舞爪地咆哮起來。倏然地向上一竄，竄下了舞台，捉着一個看客的頭顱便咬，嚇得那其餘的觀衆，紛紛地都逃出了戲院，他恍惚也夾在這紛亂中走了出來，

街上的人羣，似乎都變成異樣，個個的面孔上好像都長着很長的毛似的，眼睛也特別的奇怪，不像是普通所見的人類一樣，有幾個乞丐一類的瞎子，穿着滿身飛虱的爛綿襖，用兩隻手在街旁邊扒土，每人十個如同套着利刃的指甲，足足有五寸多長，沒有一刻工夫，已經扒好幾個很深的長坑。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跳進了坑，直躺在裏面，同時又把扒出來的土屑碎石壅進坑中，把他們的身體完全葬埋起來，祇露出一個頭顱放在外面……他聽見走路的人說，他們這樣做是向人乞討的一種手段，否則便會沒有飯喫，……他聽着心裏不覺地吃了一驚，人類要等到這樣來尋找飯喫，不如去叫那幾個瞎子索性連頭都攢進土中去算了！

遠遠地看見十字街頭了。有許多長着毛

的頭顱在浮動，孩子的頭像芋艿，大人的頭像栗房……各人手上都拿着尖刀行走。有兩個彪形大漢，架着一個瘦的幾乎成乾柴似的女人，拖曳着到街中，用尖刀在她的胸前刺進，一直破到胯下，鮮紅的內臟隨着血流像割一條魚似的樣子瀉出……這個受刑者的原因，他又聽見旁邊的行人說，是因為偷竊了旁人一塊麵餅起見，現在要從她的肚子裏把原來吃下去的東西，重新拿了出來，好趕熱鬧的市場上去叫賣……這種恐怖的印象，一重一重地加進他的腦膜中，使他走路都沒有力氣似的謹慎着，

一乘烏黑而發亮的車子疾馳着過去，後面跟着一羣載着銅帽子的救火隊。他好像看見前面有一陣一陣的黑烟夾雜在巨大的火頭上冒起，把街上行人的呼吸都窒息住了。他奮勇

地忍耐着這種難受，跟着救火隊衝上前去，他看見一幢一幢的房屋，在火光中一排一排的倒了下去，他看見許多閉着眼睛的男女縱橫的跌進火窟中去的慘狀，……他又似乎看見他白髮蒼蒼的老父與天真爛漫的幼妹，站在火光熊熊的樓上向他招手的樣子……他不覺嚇得狂叫起來，伸張着兩隻顫動的臂膀，跑向前去，口裏亂喊着：“火……火……火……”

當他張開了眼睛，看見自己仍然睡在一張骯髒的牀上的時候，他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渾身的汗液像水洗的一般！

電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熄滅的，黑暗中他聽見遠處的第一聲鷄鳴。

一九二八，十一，十六日完稿

民國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實價銀三角

版權所有

